

代际居住距离对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影响机制及其调适路径研究

程晓琪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5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9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0日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劳动力流动，农村空巢老年群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本文聚焦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影响机制，分析其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经济支持三大维度的差异化作用，并探讨相应的调适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代际居住距离增加显著降低了生活照料水平，但远程沟通增加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慰藉——呈现“空间悖论”；第二，经济支持虽改善了物质生活，但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陪伴，照料和陪伴具有不可替代性；第三，制度性干预和社区互助服务可以部分弥补距离造成的养老支持缺口。文章提出，构建“家庭-社区-社会”三位一体的养老支持体系，并通过长期护理保险、互助性养老服务及社区服务网络，形成制度化的代际补偿机制。研究强调，政策设计应关注农村空巢老人特殊需求，实现“空巢不空心、独居不孤独”的养老目标。

关键词

代际居住距离，空巢老人，养老支持，家庭-社区-社会体系，制度性补偿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Distance on Old-Age Support for Empty-Nest Elderly and Its Adjustment Paths

Xiaoqi Che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6

文章引用：程晓琪. 代际居住距离对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影响机制及其调适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269-276. DOI: 10.12677/ar.2026.139655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migration of labor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e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popul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distance on the old-age support for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daily care, emotional comfort, and economic support, and explores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pathways.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increasing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dista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daily care, while remote communication moderately enhances emotional comfort, showing a “spatial paradox”; second, economic support can improve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but cannot fully substitute face-to-face companionship. Care and companionship are irreplaceable; third,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s and community mutual-help services can partially compensate for the gap caused by distance. The paper proposes constructing a “family-community-society” integrated old-age support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mutual-help services, and community-based service network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specific needs of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mpty-nest without emptiness, living alone without lonelines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Distance, Empty-Nest Elderly, Old-Age Support, Family-Community-Society System, Institutional Compens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中国最为深刻的人口结构变迁之一。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32,33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3.0%;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9%¹。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由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持续迁移,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家庭的结构与功能。当成年子女因求学、就业、婚配等原因离开原生家庭,父母留守故地成为“空巢老人”,代际之间的居住距离便成为影响家庭养老能力的关键变量。

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统计,2021 年我国老年人中独居者占 14.2%,仅与配偶居住者占 45.5%,两者合计约 59.7%²,空巢化已成为我国老年群体的重要居住形态。农村地区空巢化更为突出,受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和代际分居常态化影响,农村老年家庭的养老支持问题日益凸显。

“养儿防老”是中国社会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家庭养老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养老模式。然而,当“儿”远在他乡,“养”从何来?代际居住距离的拉大究竟是子女不孝的反映,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构变迁?金钱能否替代陪伴,让远方的子女通过经济支持弥补距离造成的照料缺失?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亿万空巢老人的晚年福祉,也关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方向。

¹https://www.stats.gov.cn/xgk/sjfb/zxfb2020/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²<http://www.crca.cn/index.php/19-data-resource/life/1117-2024-10-17-08-01-05.html>

本文聚焦于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影响机制，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第一，代际居住距离如何具体影响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经济支持三个维度？第二，不同维度的代际支持在居住距离拉大的背景下各自的功能边界与补偿限度是什么？第三，如何构建公共政策的“代际补偿”机制，弥补代际居住距离带来的养老支持缺口？

2. 代际居住距离与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现状描画

2.1. 空巢化：从趋势到常态

空巢化已由阶段性现象逐渐演变为我国老龄社会的重要结构特征。丁志宏指出，农村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空巢家庭规模大于城镇，独居空巢家庭尤为突出，且农村空巢家庭占比高于城镇，同时呈现增长速度更快的趋势^[1]。这一趋势与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高度相关：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23.81%，高出城镇 7.99 个百分点³。城乡老龄化的倒置以及农村家庭代际居住距离的拉大，导致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照料、精神慰藉和社会支持呈现明显不足。

从年龄分层来看，低龄老人(60~69 岁)空巢率约 45%，中龄老人(70~79 岁)约 65%，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空巢率下降至 40%左右^[1]。这一变化显示空巢状态具有生命周期特征，高龄和失能状况会促使子女调整居住安排，使空巢和团聚交替出现。这种动态波动也体现出空巢现象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空巢都是被动形成，部分老年人主动选择独立生活以维持个人生活自由，而有的老年人则由于子女工作、婚配、居住限制等因素被动成为空巢^[2]。从城乡差异角度来看，农村空巢老人更依赖家庭以外的非正式照料和经济支持，而城市空巢老人虽然经济独立性更强，但在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方面仍存在不足^[3]。

空巢化的加剧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至城市工作和定居，长期居住在城镇，使农村老年家庭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显著增加。康姣姣通过千村调查数据发现，代际居住距离的拉大直接导致农村老年人获得子女照料和陪伴的机会减少，精神慰藉缺失，孤独感和抑郁风险显著上升；子女虽然通过汇款和经济支持缓解父母生活压力，但无法完全替代日常陪伴和生活照料^[4]。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空巢化的风险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更涉及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

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据国家卫健委测算，到 2035 年前后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30%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与此相伴，空巢老人数量将持续增长，尤其是农村地区，空巢化将成为常态化特征。针对空巢老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应在家庭、社区和制度层面同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2.2. 代际居住分离：流动社会中的家庭离散

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高度依赖于代际之间的空间临近性。传统社会中，三代同堂乃至四世同堂是常态，子女长期陪伴在父母身边既是一种文化期待，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然而，随着人口流动进入新阶段，代际之间存在居住距离已成为农村家庭的常态^[3]，并且这种常态可能因成年子女城镇定居的趋势与愿景而进一步强化。

代际居住距离的拉大，实质上是家庭结构从“聚合型”向“离散型”转变的过程。流动社会中的离散性家庭结构裂解了传统代际支持模式，抑制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当子女远在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之外，高频面对面地照料自然无从谈起，“病榻前尽孝”亦成为一种奢望。

在研究层面，学者们通常从三个维度来测度代际支持水平：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协助、病时照护

³<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5/0308/c40531-40433898.html>

⁴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5082.htm

等)、精神慰藉(包括探望、沟通、情感支持等)和经济支持(包括现金和实物转移)。这三个维度在代际居住距离拉大的背景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轨迹——这正是理解代际居住距离影响机制的关键所在。

2.3. 代际支持的“空间悖论”：距离对不同维度支持的分异影响

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支持的影响并非均质的,它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方向。千村调查数据表明,代际居住距离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子女的养老支持水平,这一影响在子女数量少、不与配偶同住、低收入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3]。而在单一维度的分析中,研究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空间悖论”——随着代际居住距离增加,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下降,精神沟通频率增加,形成“沟通频率增加而情感满足未同步提升”的空间悖论。这一发现至少说明:距离虽然削减了照料的可及性,但并未完全切断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远方的子女可能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增加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试图以“虚拟在场”弥补“物理缺席”造成的情感缺失。

然而,精神慰藉的增加能否真正抵消生活照料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答案并不乐观。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存在的实质是子女陪伴的减少,造成传统的“养儿防老”预期受到冲击,养老质量下降[4]。代际居住距离过远会对老年人认知功能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子女提供更多代际支持有助于弱化这种负面效应[5]。这说明,线上沟通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陪伴的情感温度与安全保障,距离带来的照料缺失具有不可逆性。

3. 代际居住距离对空巢老人养老支持的三重困境分析

3.1. 照料的空间不可替代性：为什么距离无法被“补偿”

在养老支持的三个维度中,生活照料是最受空间约束的类别。子女为父母提供日常起居协助、陪同就医、病时照护等服务,需要子女本人的“在场”。这种在场性要求,使生活照料具有高度的空间依赖性——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增加一公里,日常照料的可能性便降低一个显著的幅度。

本文将代际居住距离背景下家庭养老支持受限的现象概括为“家庭照料的空间约束困境”。其核心含义是:在现代流动社会中,成年子女需要同时协调工作所在地、核心家庭所在地与父母居住地三重空间关系,而时间、经济和精力资源有限,导致代际照料难以实现最优配置。该机制并非指照料行为绝对无法实现,而是强调代际居住距离扩大后照料成本显著上升,从而降低日常照料的可及性与持续性。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同住”、“分而不离”与“既分又离”等不同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分而不离”模式较“既分又离”模式更能维持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6]。

这种照料的空间不可替代性,在空巢老人面临急病或突发危机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独居空巢老人而言,“日常无人问、急事无人管”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农村空巢老人面临代际支持网络的空间解构,呈现出“养而无计”“力不从心”“有居无伴”的现实困境,本质上折射出“城—乡”差异性与“传统—现代”文化价值的冲突。

3.2. 经济支持的边界：金钱能买到照料，但买不到陪伴

如果说生活照料是代际居住距离的“重灾区”,那么经济支持受代际居住距离影响呈情境依赖性,部分家庭因子女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而提升经济供养,而部分家庭因子女分居导致照料资源分散,经济支持可能下降。因此,经济支持变化并非单向,而与家庭结构和子女行为相关。

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金钱能否替代陪伴?过往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金钱不能替代陪伴。子女的经济支持虽然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但在非家庭养老资源缺乏的场景中,经济支持未能缓解代际居住距离的冲击[4]。换言之,经济支持有其明确的功能边界——它可以改善父母的生活条

件、支付社会化照护的费用、减轻经济拮据带来的生活压力，但它无法提供深夜突发疾病时的紧急响应，无法带来节日团圆时的情感慰藉，更无法替代子女亲手端来的一碗热汤。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单纯提高子女的经济赡养标准或加大养老金发放力度，并不能完全解决空巢老人的照料困境。经济支持解决的是“物质养老”问题，而“精神养老”和“照料养老”则需要其他形式的制度安排。

3.3. 精神慰藉的“虚拟化”困境：线上沟通的有限性

在三个维度中，精神慰藉呈现出最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实证研究显示代际居住距离增加反而提升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精神慰藉频率^[7]。这一现象的解读可能是“距离增强思念”效应：子女因无法常伴父母左右，反而更加注重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父母保持联系，以言语沟通和情感表达来维系代际联结。另一方面，这种“虚拟化”的精神慰藉能否替代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仍然存疑。

精神慰藉的虚拟化困境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线上沟通的质量受制于技术条件和沟通习惯。对于农村高龄老人而言，智能手机的使用障碍、网络信号的稳定性、视听能力的老化等因素，都可能降低视频通话的实际效果。其二，线上沟通难以应对突发性情感需求。当老人遭遇情绪低落、心理危机或重大变故时，一通电话无法替代子女在身边给予的支持。其三，虚拟化的精神慰藉存在着“温度衰减”——屏幕里的话语可以传递关心，但无法传递体温、触摸和眼神中的温暖。有研究者将这种困境称为“陪伴的质性与数量的错位”：子女与父母的远程沟通次数可能增加，但单次沟通的深度和情感温度却在下降。

以社会时空理论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家庭代际空间距离带来的社会空间分离(地景问题)与社会时间短缺(时景问题)共同构成了家庭养老的核心困境^[8]。空间距离导致子女无法“在场”，时间短缺则使有限的相聚成为难以持续的“碎片化陪伴”。两者相互强化，使远程沟通的补偿效果大打折扣。

4. 代际养老支持体系的调适路径

前文指出，代际居住距离主要造成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弱化和养老资源配置失衡三类问题。因此，本章调适路径将分别从照护补偿、情感补偿和制度补偿三个层面展开。

尽管本文聚焦农村空巢老年群体，但随着城乡养老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社区养老、互助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安排已逐渐向农村地区延伸，因此相关政策实践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破解代际居住距离带来的养老困境，既不可能回归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家庭结构，也难以要求成年子女放弃职业发展重新回到父母身边。随着人口流动常态化和家庭小型化趋势不断深化，代际分离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重要特征。因此，应在承认代际分居现实的基础上，推动养老责任由单纯家庭承担向家庭、社区与社会共同承担转变，构建“家庭-社区-社会”协同支持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制度化供给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4.1. 从家庭本位向制度支持转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代际居住距离扩大导致家庭照料能力下降，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化资源配置弥补距离造成的支持缺口。特别是在失能、半失能老人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仅依靠家庭内部资源已难以满足长期照护需求。为此，国家近年来持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推动形成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

首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入全国统一建制阶段。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⁵，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

⁵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3789.htm

度,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该制度主要针对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因代际分离而难以获得子女持续照料的失能空巢老人而言,长期护理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照护负担,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稳定性。

其次,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推进。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多地围绕“15分钟养老服务圈”开展实践探索,通过布局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日间照料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设施,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对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而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能够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基本服务,增强居家养老的支持能力。

再次,各地不断完善家庭照护支持政策。近年来,北京、河南、福建、四川等多个省市相继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对父母住院期间的照护行为给予带薪休假保障。此类制度通过降低子女返乡照护的机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际居住距离扩大带来的照料困难,为家庭养老功能的维系创造了制度条件。

4.2. 发展互助养老与社会支持网络

制度保障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家庭责任的退出,而是在家庭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入社区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供给。近年来,各地探索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和志愿服务等模式,为弥补代际支持不足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新园社区开展的“共享儿女”项目为例⁶,社区通过组织志愿者、高校学生、社区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与高龄老人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陪伴和应急协助等服务。该项目探索形成了社区互助养老的新模式,对于缓解空巢老人情感支持不足具有积极作用。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2026年4月,《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⁷从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进行系统部署。文件提出,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机制全面建立。文件同时鼓励组建社区互助服务队伍,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急等服务。该政策表明,互助养老正在从地方探索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

4.3. 强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社会养老体系发展之间,社区成为连接家庭与制度的重要枢纽。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社区不仅是生活空间,也是获得养老支持的重要场域。

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依托乡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和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服务可及性。另一方面,应建立常态化探访关爱机制。各地应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机制,重点关注独居、空巢、失能和高龄老人,通过定期走访和需求评估及时发现风险并提供帮助。

同时,应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社区延伸。对于高龄和失能空巢老人而言,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料需求往往相互交织。通过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养老服务设施的协同合作,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等资源向社区延伸,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缓解空巢老人面临的照护压力。

⁶<https://mp.weixin.qq.com/s?biz=MzU3NTc1OTM0Mw==&mid=2247548455&idx=2&sn=1fdb61b5570fcfd7522bb7c3c297d11&chksm=fcb5703854adc0530fc12d367323236bc4057be0bd96f5d2e850956c6db0849d453148b4fd87&scene=27>

⁷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4/content_7067394.htm

总体而言,在代际居住距离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应通过制度保障、社区服务和社会互助等多元机制共同作用,逐步构建覆盖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养老支持体系,实现家庭养老功能与社会养老资源的有效衔接。

5. 结论

在人口流动持续深化与家庭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代际居住分离已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家庭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支持的影响机制,并从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分析其作用逻辑与现实困境。

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并不必然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全面衰退,而是推动了养老支持方式的结构性质转变。随着子女外出务工、就业和定居现象日益普遍,传统建立在共同居住基础上的养老支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生活照料作为最依赖空间接近性的支持形式,受代际居住距离影响最为显著。距离扩大后,子女提供日常照护、疾病照料和应急照顾的能力明显下降,农村空巢老人面临较大的照料风险。与此同时,经济支持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受劳动收入增长和汇款行为影响,部分外出子女能够通过经济供养改善父母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压力。然而,经济支持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养老质量同步提升,其对照料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替代作用存在明显边界。

进一步来看,代际居住距离对精神慰藉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特征。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子女能够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保持与父母的日常联系,远程互动频率有所增加。但这种跨空间联系更多体现为情感维系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陪伴所带来的情感支持与心理慰藉。特别是在高龄化、失能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对于现实陪伴和照料支持的需求持续增强,代际支持逐渐呈现出“经济补偿增强、照料支持减弱、情感联系虚拟化”的结构特征。

本文认为,代际居住距离带来的养老问题,本质上是人口流动背景下家庭养老资源与养老需求之间的空间错配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和人口流动常态化发展,要求成年子女重新回归传统聚居模式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因此,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的关键,不在于逆转代际分离,而在于构建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养老支持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结构性缺口。

基于此,未来养老支持体系建设应推动家庭支持、社区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家庭在经济供养和情感维系中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应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互助养老机制以及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制度化养老资源供给水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应进一步完善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和探访关爱机制,增强社区对空巢老人照料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回应能力。

总体而言,代际居住距离扩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也是人口流动背景下家庭形态变迁的重要表现。面对这一趋势,养老支持体系建设需要从传统家庭本位逐步走向家庭、社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发展模式,实现养老责任的合理分担与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回应农村空巢老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促进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丁志宏,丁铜立,王伟成.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家庭状况及个体特征——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南方人口,2025,40(3):14-25+13.
- [2] 曹杨,徐向文,王一笑.空巢老人养老需求与代际支持的比较分析[J].调研世界,2016(10):53-61.
- [3] 卢文秀,吴方卫.代际居住距离增加降低了农村家庭子女的养老支持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5(1):134-154.
- [4] 康姣姣,吴方卫.老年父母的真实需求:金钱还是陪伴?——农村家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3):115-129.
- [5] 景日泽,李龙.代际居住距离、代际支持和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家庭支持和家庭冲突视角[J].人口与

发展, 2025, 31(1): 12-22.

- [6] 郑晓冬, 方向明.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28-38.
- [7] 沈凯俊, 尹思薇, 宋靓珺.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135-146.
- [8] 严新明. 老龄化社会的地景-时景建构与养老服务完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6): 141-149.